

埃及

法老的世界

雷根·舒尔茨
马蒂亚斯·塞德尔
中铁二院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编
译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卷首插画
神灵面前的霍伦希布法老
帝王谷，霍伦希布法老的陵墓，新王朝
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300年

封套，正面：图坦卡蒙法老的金色面具（见234/5页，No.164/5）
著名的带着金色面具的年轻法老木乃伊，面具上镶嵌了彩色宝石和许多漂亮的石头。

封套，书脊：圣甲虫垂饰（见239页）

封套，背面：塞勒凯特女神（见236页，No.166）
镀金的塞勒凯特女神和其他三个女神像围绕在图坦卡蒙法老的神龛周围，伸展双臂来保卫重要的图坦卡蒙法老的器官。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1-46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法老的世界 / (德) 舒尔茨, (德) 塞德尔
主编;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译.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113-13929-2

I. ①埃… II. ①舒… ②塞… ③中… III. ①埃及—
概况 IV. ①K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8902号

Egypt: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
ISBN 978-3-8331-3271-1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2011
©h.f.ullmann publishing GmbH

Editing and producing: Erill Vinzenz Fritz, Sabine Vonderstein
Project coordinator: Ute E.Hammer
Assistant: Jeanette Fentroß
Preliminary assistance: Michael Köhler
Picture Research: Barbara Linz

书 名: 埃及——法老的世界
著 者: (德) 雷根·舒尔茨 (Regine Schulz),
(德) 马蒂亚斯·塞德尔 (Matthias Seidel)

译 者: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 杨新阳 石建英 凌遵斌

责任编辑: 王菁 电话: 010-83545974-807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080mm 1/16

印 张: 33.75 字数: 1242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3929-2

定 价: 40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1873170（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 (010) 63549504，路电 (021) 73187

埃及

法老的世界



埃及

法老的世界

雷根·舒尔茨 (Regine Schulz)

主编

马蒂亚斯·塞德尔 (Matthias Seidel)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

以下作者对本书亦有贡献：哈特维希·阿尔滕米勒 (Hartwig Altenmüller)、多罗特娅·阿诺尔德 (Dorothea Arnold)、埃迪特·伯恩豪尔 (Edith Bernhauer)、君特·伯卡德 (Günter Burkard)、阿尔布雷赫特·恩德鲁魏特 (Albrecht Endruweit)、丽塔·E·弗雷德 (Rita E. Freed)、雷娜特·格尔默 (Renate Germer)、曼弗雷德·格尔克 (Manfred Görg)、曼弗雷德·古特格塞尔 (Manfred Gutgesell)、弗里德里克·坎帕·赛弗里德 (Friederike Kampp-Seyfried)、迪特尔·凯斯勒 (Dieter Kessler)、罗斯玛丽·克莱姆 (Rosemarie Klemm)、迪特尔·库尔特 (Dieter Kurth)、乌尔里希·卢夫特 (Ulrich Luft)、埃娃·帕蒂 (Eva Pardey)、丹尼尔·普尔茨 (Daniel Polz)、瓦法阿萨迪克 (Wafaa el Saddik)、赫尔穆特·扎青格 (Helmut Satzinger)、托马斯·施奈德 (Thomas Schneider)、马塞尔·肖赫 (Marcel Schoch)、雷根·舒尔茨、马蒂亚斯·塞德尔、斯特凡·塞德梅尔 (Stephan Seidlmayer)、阿卜杜勒·加法尔·谢迪德 (Abdel Ghaffar Shedid)、伊丽莎白·西歇特 (Elisabeth Siebert)、胡里格·苏鲁让安 (Hourig Sourouzzian)、赖纳·施塔德尔曼 (Rainer Stadelmann)、克里斯汀·施特劳斯-席伯 (Christine Strauss-Seeber)、马丁娜·乌尔曼 (Martina Ullmann)、乌尔苏拉·费尔赫芬 (Ursula Verhoeven)、加布里埃莱·文策尔 (Gabriele Wenzel)、约阿希姆·维勒特奈 (Joachim Willeitner)、斯特凡·维默尔 (Stefan Wimmer)、苏珊娜·沃尔法思 (Susanne Wohlfarth)

丛书翻译：朱颖、许佑顶、秦小林、魏永幸、金旭伟、王锡根、苏玲梅、张桓、张红英、刘彦琳、祝捷、白雪、毛晓兵、林尧璋、孙德秀、俞继涛、徐德彪、欧眉、殷峻、刘新南、王彦宇、张兴艳、张露、刘娴、周泽刚、毛灵、彭莹、周毅、秦小延、胡仕贵、周宇、王朝阳、王平、蔡涤泉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绪论

多罗特娅·阿诺尔德.....6

前言

雷根·舒尔茨马蒂亚斯·塞德尔.....7

史前时期

埃及迈向先进文明之路.....9
斯特凡·塞德梅尔

早王国时期

从国家兴起到第二王朝..... 25
斯特凡·塞德梅尔

古王国时期

第三王朝至第八王朝的政治史..... 41
迪特尔·凯斯勒

金字塔时代的王室陵墓..... 47
赖纳·施塔德尔曼

进入永恒的日常生活——高级官员的马斯塔巴和岩墓 79
哈特维格·奥尔滕米勒

逼真的形象——私人雕像..... 95
赫尔穆特·萨格

中王国时期

第九至第十七王朝的政治史..... 105
迪特尔·凯斯勒

法老的陵墓——传统与创新..... 109
赖纳·施塔德尔曼

永恒的宅邸——官员墓..... 119
阿卜杜勒·加法尔·谢迪德

天国与俗世之间——中王国时期的神庙..... 133
雷根·舒尔茨

新王国时期

第十八王朝至第二十王朝的政治史..... 143
迪特尔·凯斯勒

神庙——王室之神与神圣之王..... 153
雷根·舒尔茨胡里格·苏鲁让安

帝王谷..... 217
马蒂亚斯·塞德尔

皇后谷..... 244
弗里德里克·坎帕·赛弗里德

超越死亡——底比斯的私人陵墓..... 249
弗里德里克·坎帕·赛弗里德

孟斐斯的隐藏墓..... 264
马蒂亚斯·塞德尔

后王国时期

塔尼斯与底比斯——第二十一王朝至第三十王朝的政治史... 271
迪特尔·凯斯勒

借鉴过去——后王朝时期的艺术..... 277
伊丽莎白·西伯特

希腊罗马时期

托勒密时期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政治史..... 291
迪特尔·凯斯勒

石头中的世界秩序——后期王朝的寺庙..... 297
迪特尔·库尔思

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墓穴和墓葬习俗..... 313
约阿希姆·维勒特奈

国家与社会

神圣的王权.....323
托马斯·施奈德

美与完美——法老时期的艺术.....331
丽塔·弗里德

象形文字的书写与文学.....343
斯特凡·维默尔

王室行政管理及其组织.....357
埃娃·帕蒂

军事.....365
曼弗雷德·噶特格赛尔

经济与贸易.....371
曼弗雷德·噶特格赛尔

尼罗河的馈赠——农业，尼罗河流域的绿洲.....377
克里斯汀·施特劳斯·席伯

住宅、城市和宫殿——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387
阿尔布雷希特·恩德鲁魏特

日常家居生活.....399
加布里埃莱·文策尔

石块和采石场.....411
罗斯玛丽·克莱姆

神祇、祭祀、冥界

不同的世界宗教观念.....417
乌尔里希·卢夫特

男女诸神.....433
曼弗雷德·格尔克

宇宙世界观.....445
京特·布卡德

王室和神的节日.....451
约阿希姆·维勒特奈

木乃伊的制作.....459
雷娜特·格尔默

墓葬.....471
瓦发·艾塞迪克

丧葬祭仪.....481
厄休拉·维尔赫芬

尼罗河流域调查

千余年来游客、记者和学者眼中的埃及形象.....491
雷根·舒尔茨

考古学的责任——近期的考古挖掘.....499
丹尼尔·波尔兹

附录

术语表.....513
马丁娜·厄尔曼

古埃及诸神.....523
雷根·舒尔茨

历史遗迹列表.....525
苏珊娜·沃尔法思

埃及藏品.....526
埃迪特·伯恩豪尔

列王表.....529
雷根·舒尔茨（根据于尔根·冯·贝克拉特穗的资料编写）

年代一览表.....529
马塞尔·肖赫

部分参考书目.....532
彼得·德尔·马尼埃利安马丁娜·厄尔曼

编者.....533

索引.....534

图片来源.....537

绪 论

古埃及艺术今日谈

“我想先看埃及艺术！”笔者一次又一次从初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游客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实际上，埃及艺术品在该博物馆里享有的人气仅次于著名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过去几十年是，现在依旧是：不单纽约的博物馆，全世界的博物馆也都如此。

那么，到底是什么能让身处信息时代的人们对这些来自非洲东北角尼罗河流域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雕塑、浮雕、绘画和小工艺品如此痴迷呢？杰出的埃及艺术史学家西里尔·奥尔德雷德（Cyril Aldred）将这些艺术品的魅力归因于一个简单、但却能让人立马信服的共同特性：“‘埃及艺术’之所以让人无法抗拒，乃是由于其人性。”抛开那些宏伟的神庙和巨大的雕像不说，对于大多数古埃及艺术品，我们只要看一眼，就能知其大概；它们所蕴涵的意义也十分直接，不难理解。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穿着简单、带着几个简单易懂的符号特征的男女老少。他们常常睁大双眼，直视所面对的世界，举手投足之间散发自信。人物的个性体现不仅通过对身体特征的精确描绘，还通过将人物类型化，比如“完美的女性”、“老人”、“富态的达官贵人”、“好父亲”、“抄写员”、“老成持重的官员”等。

关系意识是人类及其行为的特征。而这种意识就随着石块最初形态的慢慢消失、埃及石雕像轮廓渐现之时，从雕像的背景石板 and 石柱中，从一站一迈的双腿之间，腿部及其后的石柱之间、躯干、双臂与双手之间的斑斑“阴影”中体现出来。即便是还与石头连着的人像，也同样有这种意识固定着、维系着它。如果说木质和金属雕像没有体现出这些特征，只体现了人体在空间中的独立性，那并非仅仅因为技术原因。事实上，这凸显了古埃及文化对石头的特殊情感：石头，不仅是最高贵的材料，也是永恒的保证。

无论是独立的木质雕像和金属雕像，还是石像，它们的存在就是埃及艺术家实际创造力的体现。古埃及人本来就认为艺术家与神的创造力具有直接关系，西里尔·奥尔德雷德也中肯地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埃及浮雕和绘画中的人物都是根深蒂固的基本秩序体系的一部分。世界的有序结构通过网格图形表现，图形中是一道道壁障。对于网格中的每个小方块，其“基线”可看成是字面意义上的基线，就是人和动物立身处世的原则。空间中随意站着的人几乎始终代表埃及国家的秩序瓦解。在另一方面，安排在不同区域的动物和人却表明了即使是在史前时期都极为重要的组织结构，即，一种将周遭的混乱转变为能加以审视和控制的文明世界的法令。

有了从混乱中恢复的这一秩序体系，尼罗河绿洲的多彩生命世界得以自由发展，并通过艺术描绘流传至今。这些艺术品不仅表现了百姓耕种收获、写画、储存和分配食物的样子，还表现了他们建造船舶、制作家具等日常用品的情景。我们能看到他们和亲朋好友一道在庆典活动中载歌载舞，关心亡灵在墓穴中的安乐。我们可以看到法老以祭司的身份代表人们与神对话，可以看到他像一名战士一样提防着混乱无时无刻的威胁。

即使在死亡恐惧面前，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秩序也能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太阳——被埃及人视为造物主的最重要的体现——在晚上造访阴间赐予生命。太阳在墓穴里再次创造生命、维持生命。它的光芒能让艺术家观察到人与兽的脸颊和身躯上哪怕是最细微的差异，并且能够通过雕像的表面将其逼真地描绘出来，却不会抛弃埃及艺术已经具有的有序结构体系。正是这种结构秩序和对自然准确观察之间的联系，让古埃及人成为了古往今来可能最具创造力的“符号”发明人，因为古埃及抄写员设计并提炼出了几千个书写文字。在象形文字中，字词和图形永远是一体的，说明性的艺术既有文字，也有符号。

尽管各种各样的埃及艺术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针对尼罗河流域文化的专著却寥寥无几。不过，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出色破例。

多罗特娅·阿诺尔德

前言

罗马皇帝、阿拉伯学者、早年的旅行者及现在年复一年涌入的数百万游客，无不醉心于古埃及那高度文明的非凡魅力。吉萨金字塔群、卡纳克神庙、帝王谷、图坦卡蒙的墓葬，都代表着一种文化成就的独特价值，它们将永远彪炳史册。埃及具有很多让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捉摸不透的特质。直到今天，很多真假假的未解之谜仍是人们绵绵兴致之所在。

寻找古老的智慧、神秘的经历、尘封的宝藏，让许多人为埃及的魔力着迷，一次次地奔向同样的主题：狮身人面像、胡夫金字塔、木乃伊、法老的咒语、非常“灵验”的符号和仪式，等等。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众多法老遗址的恢宏壮丽及其仿佛无视时间一般长久的存在，这跟现代人所处的瞬息万变的世界形成了巨大反差。

诸如此类的主观想法不断受到热捧，而古埃及真正好的方面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中包括古埃及人所取得的让人叹为观止的技术和管理成就、高水准的剧本和文学作品、建筑和绘画艺术，还有“整体世界”观念（即建立在对大自然精确观察基础之上的世界，其中的科学和宗教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过，这一关于世界的概念很容易让我们误认为古埃及社会及其理念是静态的，因而采用肤浅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从这里不计其数的历史遗迹中、从成百上千的学者每天找到并加以研究的大量铭文和

不可思议的考古发现中，我们了解的古埃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形象，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阐释五花八门的疑问。

因此，希望能通过本书介绍古埃及，即通过充分细化区分古埃及，展示它的大量成就，但是，本书还综合介绍了古埃及文化的具体特点。本书旨在全面阐述古埃及丰富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宗教制度，兼容并包新旧知识、基本知识和知识细节。同时，也尝试着去探寻古埃及人所持有的“整体世界”观念的根源。

我们要对科隆大学埃及学研讨会（Seminar für Ägyptologie of Cologne University）、慕尼黑大学埃及学研究院（Institut für Ägyptologie of Munich University）和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柏力扎伊斯博物馆（Pelizaeus – Museum）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帮助，感谢他们向我们提供的便利。

我们还要感谢各位作者和同事，感激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这个项目，并随时准备帮助我们克服一系列可能遇到的困难。最后，我们感谢编辑组在条件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本书涉及范围异常广泛、有大量插图的情况下，还能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制作。

雷根·舒尔茨
马蒂亚斯·塞德尔



埃及迈向先进文明之路

斯特凡·塞德梅尔

文化和自然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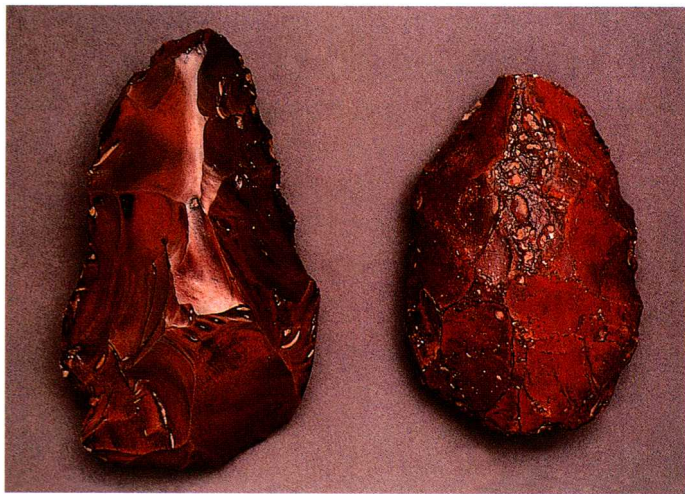
文化的发展与地理和生态环境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埃及就十分明显。尼罗河流域是一块夹在两片沙漠中间的外流河绿洲，西部是广袤无垠的撒哈拉大沙漠，东部是将埃及与红海隔开的崎岖山脉。只有在其东北部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能通往西奈半岛北部海岸线，将其与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联系起来。河谷与外部世界隔绝，深入阿斯旺第一瀑布北部逐渐变宽的冲积平原中；在开罗北部，尼罗河分成多条支流，形成了广阔的尼罗河三角洲。虽然埃及降雨量稀少，但是，每年夏末，尼罗河都会泛滥一次，为稳定的农业繁荣创造了条件。长久以来，这些基本的生态因素都被视为法老文化的基础（也确实如此），对随后的世世代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些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探寻埃及文化历史根源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检视地理环境的变化。这里的气候易出现

异乎寻常的变化。主要应该有两个原因：降水和尼罗河的泛滥。尼罗河的泛滥影响着河谷本身的生存条件；而降水能决定沙漠边缘的地区是否可以居住，进而确定尼罗河流域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河谷居民与周边地区居民的关系。

起源

石器的发现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在尼罗河流域生活。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还不能辨别出任何埃及特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5000年到公元前10000年之间，埃及特征才开始显现。在这段时期，一度在撒哈拉热带草原上过着游牧、采集狩猎生活的早期人类群体因为一次大旱灾被迫离开撒哈拉大草原，来到尼罗河流域。当时，尼罗河还是一条小河，



1 人神像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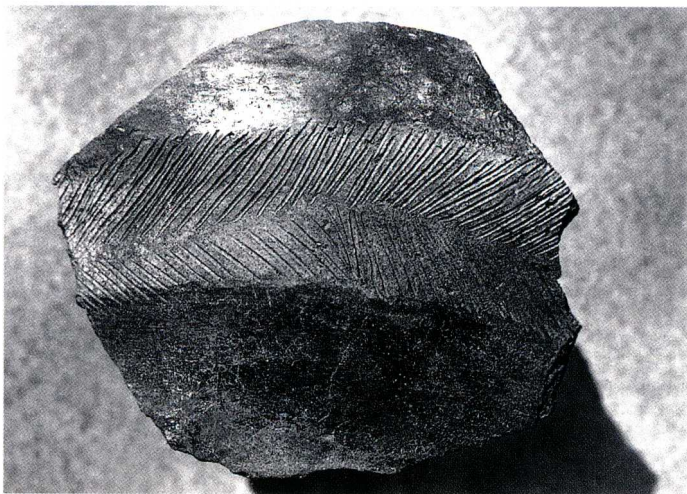
莫林达（Merimda），最近的聚落层；约公元前五千年中叶；黏土；高11厘米；开罗埃及博物馆，JE 97472。

代表头发和胡须的材料原来是从脸周围的小孔穿过的。头像底部有一个圆柱状小孔，可使其放在棍棒上。

2 手斧

底比斯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0年以前；打火石；长16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EA 41496 - 7。

用打火石打磨而成的笨重的手斧是旧石器时代典型的工具，使用普遍。这样的工具在上埃及及尼罗河沿岸的砾石台中很多。



3 带有人字形花纹的磨光陶器

莫林达，最早的聚落层；约公元前6000年末至公元前5000年初；开罗埃及博物馆。

发现于莫林达最早的聚落层中的陶器质量都很高。碗、深盘都采用细致的黏土制作，其表面和可以够及的内部均用硬物打磨光滑。通过加工，陶器表面

具有紫红色。很多陶罐上，罐口下面肩部的位置都会刻一条人字形花纹条带进行装饰。

新石器时代的埃及

公元前10000年前后，气候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影响深远；降雨量陡增，导致尼罗河流域大洪水泛滥，有时甚至是特大洪水。降水量的增多使沙漠边缘的区域成为水源和绿洲遍布的热带草原，使其再次变得适于居住。公元前七八千年，撒哈拉才有了定居点，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早期陶器和打磨过的石斧体现出新石器时代的技术特点。尽管人们仍像猎人一样过着半游牧式的生活，也没有种庄稼，还是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但是，他们却好像已经驯化了牛。在另一方面，8000年期间，近东、黎凡特（Levant）、巴勒斯坦地区又出现了有防御能力的定居点，人们开始耕作、驯化绵羊和山羊。整体看来，标志着人类历史新时代的技术、经济、社会特征，开始在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这一大块地区出现，并相互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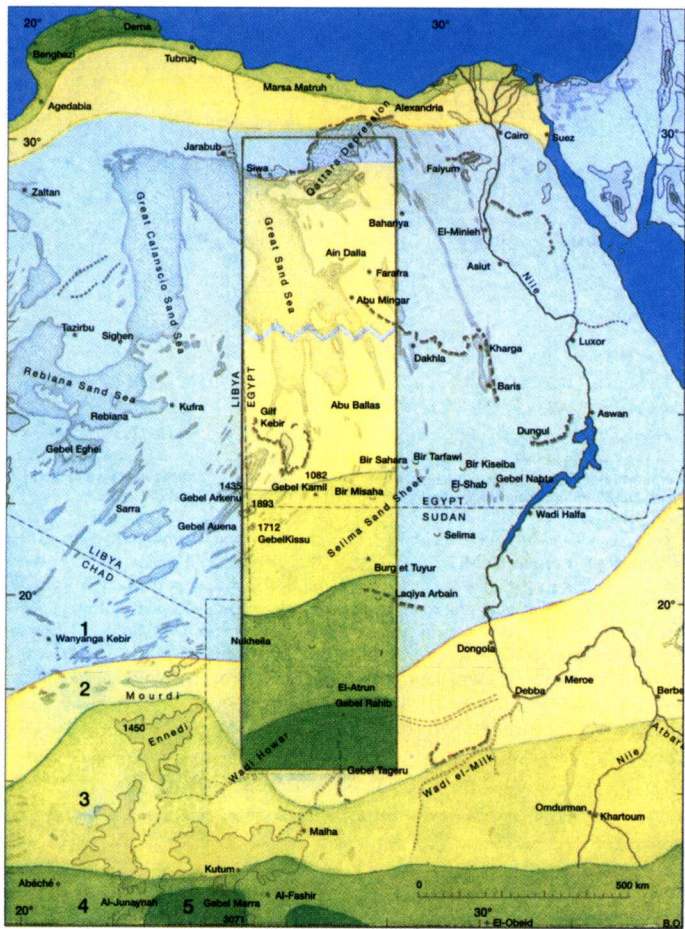
一开始，埃及尼罗河流域似乎并未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一是考古学证据不足，二是一系列大洪水又可能摧毁了若干层遗址。然而，埃尔卡布（Elkab，位于法尤姆）和赫勒万（Helwan）著名的遗址却表明，埃及人因适应尼罗河流域的环境而从旧石器时代未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6000年。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罕有的富庶，让埃及人得以保持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直到公元前六七千年期间发生的另一次旱灾，才又迫使沙漠边缘的居民迁回尼罗河流域。到了公元前6000年末和前5000年这一时期，埃及出现了第一批新石器文化群。鉴于考古学发现不足，我们还不能弄清楚尼罗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的传统和移民文化是如何融合的。不过，只有这种文明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才能解释埃及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多样化特点。

逐渐严重的干旱导致尼罗河流域的天气情况在公元前3000年中叶变得与现在一样，日益成为一片特征鲜明的区域。随着内部殖民地化的发展和各种文化因素的融合，真正具有埃及特色的独立文化形式开始出现。虽然与其周围地区的文化比起来，这种文化形式出现较晚，但是，却在公元前4000年发展强劲，并在公元前第三个、第四个千年之交促成了法老制国家的建立和埃及先进文明的创造。

下埃及史前文化

位于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边界的莫林达贝尼萨拉马（Merimda Beni Salama）也许是埃及最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了，其南端在开罗西北约50公里处。从这片广袤的遗址最近的挖掘情况来看，至少确认了5个考古学时期。最早的一个时期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其后的几个时期大多处于公元前5000年。

莫林达最古老的文化层很清楚地显示出独立的特点。在考古



4 地图：撒哈拉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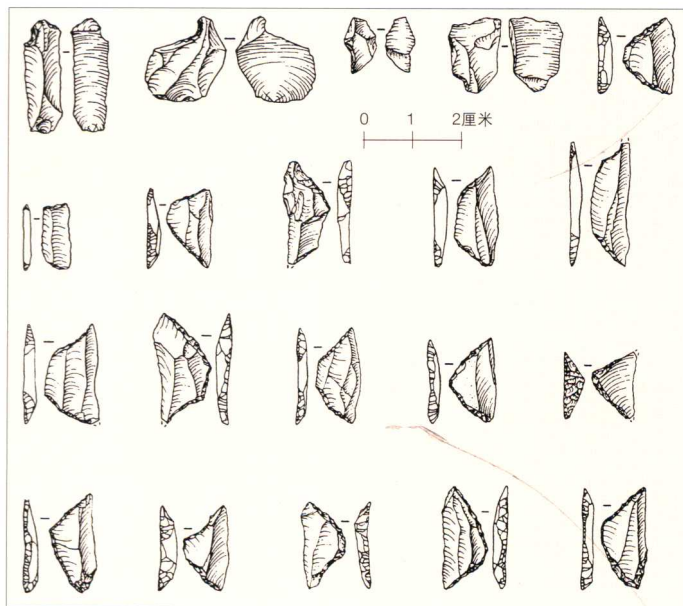
非洲东北部的气候在史前波动很大。这种波动有时会改变植被带，如图所示（图示为公元前一万五千年早期）。

各地区划分如下：1. 沙漠；2. 沙漠，但是有需要雨水的植被；3. 半沙漠；4. 多刺疏林；5. 热带草原，有观叶植物[根据K.瑙曼（Naumann）]。

可能只是在河床中有水，而且受到季节的影响，但是却也能维持人们的生计。

发现石器和食物残渣的多处地点证明，很多人类小群体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条件下生活。也许，他们只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在各地营地之间短距离迁徙，吃不同时节自然生长的食物。除了狩猎和采集，捕鱼也是他们营生的重要方式。

就是在此背景下，埃及人开始了意义非凡的发展。石器，不外乎有几何形状的小刀具，乍一看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埃及人却将这些石器组建成复合工具，当做其锋利的边缘或尖端。比如刀、箭头、矛、鱼钩、鱼叉等。而且，这些工具其实就代表着极大的技术进步。鱼等食物残渣的发现说明，人们已经能把食物晒干、储存，帮助他们度过长达数月的食物匮乏期；迈出了经济发展和盈余存储的第一步。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地点越来越多，说明这种半固定式的生活方式可以实现人口增长。



5 小石器

埃斯那 (Esna) 地区：旧石器时代末，约公元前11000年；打火石。

小石器就是一些小石片和有几何形状的薄片，一般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用作工具的锋刃或尖头，工具的其他部

则采用木头、芦苇、骨头制作。许多用于狩猎和捕鱼的轻小工具、比大石头做成的更好用的武器都是这样制作而成的。能采用多种材料加以配合制成如此复杂的工具，确是值得称颂的智力进步。

学家看来，这些用优质、细腻的陶土经打磨或烧制做成的碗、碟上所刻的鱼骨型花纹跟箭头一样表明了与近东地区的接触联系。不过，第二层文化层上发现的骨头做成的鱼叉、努比亚地区的石头做成的斧头证明，其与南方也有联系。这提醒我们在寻找三角洲史前文明的背景时，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近东地区。

我们在聚落区发现了卵形的棚屋。有些棚屋将其一小段固定在地下，还有芦苇帘防止风吹。人们还把大篮子埋在地里，当做仓库，储存些稻谷。他们还饲养绵羊、山羊等。这一时期后期的大多数陶器都混有稻草和谷糠。这样的做法使其外观更粗糙，但是有利于制作体积较大的细长容器，比如罐子、瓶子、盘子、碗等。

很明显，石器的制作在莫林达聚落区十分重要。这里是沙漠边缘，所需的大块打火石非常多；而且，由于住在三角洲中心聚落区的居民没有这种原材料，为早期的实物交换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另一个特点尤其吸引人，我们发现了牲畜的小陶俑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头像，这是有关艺术活动的第一份证据。

莫林达聚落区还发现了很多墓穴。死者以胎儿型体位侧躺在浅坑中。墓穴内物品很少，没有能表明死者社会身份的标志。不过，新的发掘表明：在漫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聚落区不断扩大，后来的民居就住在之前的墓地上。从时间上看，我们在法尤姆和位于



6 喀土穆 (Khartoum) 出土的各种中石器时代的陶器

约公元前7000年。

最近的发掘情况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苏丹中部就是文化动态发展的摇篮。

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那里制作的陶器上有复杂的装饰，波纹线是“用梳子梳出来”刻上去的。所以，苏丹的陶器生产史可追溯至公元前9000年。

开罗东南部赫勒万附近的埃尔·奥马里 (el - Omari) 发现的情况也和莫林达的发现大致相同。尽管如此，下埃及史前文化后期，即始于公元前4000年至约前600年的一段时期，却是以迈阿迪 (Maadi) 定居点的考古学发现确定的。迈阿迪定居点也位于开罗东南部，占地广大，还有两处相关的墓地，就像一幅大剖面图，为其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里的陶器颇有特色。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有或者可能有大量的铜器——针、鱼叉、斧头，开始取代用骨头和石头做成的同类器具，因为我们在迈阿迪发现了铜矿石。那些铜矿石很可能还用作化妆的染料。

这种材料说明，这里与巴勒斯坦地区南部、近东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从上埃及带入的陶器、本地人对这些陶器的仿制品和进到本地的板岩等例证，我们还能发现这里与同时代上埃及的文化也有联系。从整体上看，这些物品说明该地为近东地区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贸易中转站，让上埃及的早期文化得以首次进入这些地域。从三角洲西北部的布陀 (Buto) 新发掘的文物也反映出与迈阿迪文化类似的考古学层次。它也就证明，这种形式的地理分布格外广泛。这里同样发现了说明其与近东地区有接触的重要痕迹。比如类似黏土钉一样的陶针；乌鲁克时期 (the Uruk Period)，美索不达米亚的庙宇用这种陶针进行装饰。

有几处墓地都说明了迈阿迪文化的丧葬习俗；与莫林达一样，

迈阿迪的墓地规模也适中。死者躺在卵形的浅坑中，包裹在草席里，还有黏土容器等几件随葬品。有时，墓穴中也能发现与莫林达文化相同的贝壳。梳子、发夹等物品比较少见。公元前4000年，上下埃及的众多文化间有很大不同，不仅在于遗留下的工具，还在于风俗以及这种风俗可能反映出的社会结构。

虽然最近的现场工作让我们对尼罗河三角洲史前文化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是，所面对的疑惑也是前所未有的。造成这种疑惑的原因是三角洲的地理情况。上埃及河谷地区内的遗址和沙漠有很长的边界；与此不同，三角洲内的遗址几乎就在河边，而且很多遗址现在都被埋在厚厚的沉积物之下。

这样一来，关键的问题就无定论了。在法老文化后来的传统中，除了上埃及重要的皇城之外，布陀、塞斯（Sais）这些在三角洲内的城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现象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现实因素？会不会是像一种理论所说的，三角洲的这些富足的贸易城镇能通过海洋与近东地区联系？这些城镇中突然出现的建筑，比如神庙或宫殿这些实为壁龛式正面等建筑形式前身的建筑物（当然也受到近东地区建筑的启发），是否在早王朝时代就充

分发展成了墓葬建筑？公元前4000年时，尼罗河三角洲的社会、政治结构如何？是否由城邦构成？是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王国？而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法老制国家的崛起非常关键。

上埃及考古学文化

中埃及北部的考古遗址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这一流域两头的遗址，即法尤姆附近和阿西尤特南部的代尔塔萨（Deir Tasa）两处的遗址表明，本属于下埃及文化传统的部族，其足迹曾延伸到三角洲之外，远至南部地区。我们确信，从考古学角度来说，仅就中埃及南部和上埃及尼罗河流域而言，根据大量考古发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4000年在这个国家已经有人居住。法老文化的兴起，与这一上埃及文化传统有着根本上的渊源关系，同时还构成了埃及史前史的历史主线。

尼罗河东岸的一系列聚居点遗址和墓地代表着真正最古老的上埃及新石器文化，位于阿西尤特南部的巴达里（Badari）村附近。从时间上看，新石器文化早期的这几个阶段与北部公元前4400年



7 迈阿迪文化的一处墓穴

迪季莱河谷（Wadi Digla）墓地；公元前4000年；死者的身体右侧卧，双腿蜷缩，双手放在面前。头部本来可能是放在一块石头上加以支撑。死者背后放着三个具有迈阿迪文化特色的圆形容器。没有其他陪葬品。

8 有垫底的容器

赫利奥波利斯附近，迈阿迪文化墓地；公元前4000年；陶器；高18厘米；开罗埃及博物馆。

迈阿迪文化的陶罐很有特点，底部平坦，罐身呈桶状，罐口逐渐收紧然后向外张开。有时，罐底有锥形的垫底，如图所示。另外还有圆形的瓶子和短颈圆形容器。



9 棱纹烧制盘

玛特玛尔 (Matmar) 地区;巴达里文化, 公元前5000年末;陶器;直径21厘米;柏林国家博物馆 (SMPK) 埃及馆, 23668。

采用特殊的工艺烧制有棱纹表面的陶器是巴达里文化的特点。不过,努比亚和苏丹地区的几个其他文化族群也发现了同样的技术,而且都偏爱圆底的罐子,因此,也证明了巴达里文化与南方的联系。对于上述两种特点,巴达里文化与早期涅加达文化均不相同,这两种文化至少曾经在上埃及共存过一段时间。



左右的莫林达文化末期相重叠,而且正好是公元前4000年早期(即公元前3800年前后)的涅加达(Naqada)文化初期。

这些聚居点遗址证明,在与埃及肥沃的土地毗邻的萧条沙漠带上,还有很多小村庄。残留的棚屋、埋在地上的仓库、盛放着粮食的容器以及含有聚居点垃圾的地层,都表明这些村民的经济活动范围广泛,包括耕种、饲养家畜、狩猎、捕鱼等。

这里早期的农耕没有十分繁重的劳作。河流本身就能在河谷平原上制造出天然的水坝和洼地。所以,埃及农业的基本原则:从蓄水池中引水灌溉,这种形式已经天然存在;只是后来又加入了人工沟渠进行了完善。

村民去世以后就被埋在村庄外围的小墓地中。大多数死者身体躺在左侧,摆出胎型体位,双眼向着西方。按照规矩,死者被包裹在草席中,一般有大量随葬品。虽然在聚居区发现的大型黏土容器大多粗糙,但是在墓中找到的陶器却格外精致漂亮。碗碟通常采用红色或棕色的黏土制作并加以打磨;其特别之处在于采用特殊烧制工艺制作的黑色边口。容器表面常常在打磨前“用梳子”梳出一种别具吸引力的棱纹。

这些墓穴中也有种类繁多的物品,但主要是与遗体的装扮有关的。最出众的要数骨头和象牙雕刻。墓中器具有装饰性石盘、雕花石膏勺、发夹、骨头和乌木做的雕花梳子或手镯、绿松石珠子串成的项链、釉面滑石(皂石)、贝壳、各种石头等,一般都有图案装饰,偶尔也会发现铜发夹和铜珠。

10 犀牛型装饰容器

莫斯塔吉达 (Mostagedda);巴达里文化,公元前5000年末;象牙;高6.3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EA 63057。

最早的视觉艺术品也许就是日常用品。从绘画到有图案的装饰品,最后到具有形象结构的整件物品(比如图中这

件特别的容器),一眼就能从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器具中分辨出某些珍贵的好货。但是,从史前时期直到早王国时期出乎意料地出土了大量富有想象力的文物。随着壁画、纪念性雕塑的艺术风格的发展,日常用品逐渐被取代,成为艺术表现的媒介。





在巴达里墓地的发现第一次明确说明埃及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十分成熟的墓葬仪式，对今后的古埃及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由于死者的大多数个人财产和衣物随之下葬，墓葬仪式还是展示社会情况的媒介和死者社会身份的表达。

这些文物的特点能说明巴达里文化的来源和对外接触情况。

陶器的制作工艺表明其与努比亚的联系；对釉面珠子、绿松石和铜的使用，又说明其与近东地区有关，就好比驯化某种动物一般。

早期涅加达文化

继巴达里文化之后，涅加达文化是上埃及最重要的史前文化。涅加达文化的发展历史一直延续到埃及建国，其间没有断点。涅加达文化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涅加达第一、第二、第三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为早王朝时代的技术、社会、政治进程提供了一条绵长、清晰的脉络。

公元前4000年伊始，最早的一个时期，即涅加达I期（也称阿姆拉Amratian文化）本来是和地理上相邻的巴达里文化并行发展的，只是逐渐融合并最终取代了巴达里文化。不过，涅加达文化的发源地是在巴达里文化已知分布地区以南，卢克索和阿比杜斯之间的地区。这里也属于尼罗河流域的一部分，有多条东西走向的大路跨过尼罗河，连接红海和绿洲。

从生态、技术特征，基本材质特点来看，早期涅加达文化和巴达里文化十分相似。然而，从手工技艺的类型学上看，涅加达文化却具有显著的自身特点。当然，这种特点还是从来自墓地的文物体现出的。在涅加达I期，精美的陶瓷器盛行：红色的陶瓷加以打磨，既有平坦的，也有带黑边的。除盘子外，最多的就是又高又宽的锥形平底罐。随着时间的推移，容器上部才越来越窄，因而可以制作瓶子和大容量的罐子。

涅加达I期陶器的特点在于：红色，经过打磨，绘有奶油色的线条进行装饰。一开始，这种花纹是几何形状，有时也绘成花草草。但是，在第一个时期后期，这些图案常常是表现各种动物，特别是像犀牛、鳄鱼等尼罗河流域中的动物。偶尔也见到风景人物装饰，通过清晰的图画表现狩猎或者祭拜、战斗的场景；还第一次出现了对船的描绘。除了图画之外，容器边有时候同时还有小雕像。其他艺术领域的形象描绘也日益增多。女性雕像大量出

11 女神像

巴达里；巴达里文化，公元前5000年末；象牙；高14.3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EA 58648。

已知巴达里文化有三个这样的女神

像。此神像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早期例证，这种形式稍后得以发展、盛行；

法老时代也有很多这样的神像。不幸的是，因我们资料不足，不能确定这一神像的象征性意义。

12 绘有人物场景的高瓶子

涅加达I期，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陶器；高28.6厘米；布鲁塞尔比利时皇家历史艺术博物馆（Muse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E 3002。

有人物的场景描绘在涅加达I期还比较少见，而且对这种非写实主题的辨认和解释通常也十分困难。这个瓶子瘦高，周围的描绘表现了两个高高的男性，戴着阳具鞘，高举双臂，头发里插着小树枝；另外一株较高的植物无法更进一步辨认。每一组这样的图像之间，是两个较小的男性人像；几对人像中，其中两个在瓶口处相连。这种描绘可能是节日或葬礼的场景或传统。



现，而在巴达里文化中，这种雕像只发现三座。有胡子的男性雕像多见于坠子（或许是护身符）和象牙“魔杖”。虽然我们只能猜测这些物品的真正用途和意义，但是，这些东西很明显只有象征意义或只是想象力的体现，而无实用价值。

涅加达I期的其他常见艺术形式还有斜菱形的石板和圆盘形的石头双头羚羊饰物。双头羚羊一开始是显赫男性的随葬品，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由于不能当做武器使用，成为法老王权标志的一部分。

涅加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活跃的地理变迁。它从基纳（Qena）为圆心开始，沿着尼罗河发展形成了一个圆圈。

涅加达文化在第一个时期就向北扩散到阿西尤特地区（或者是阿西尤特和法尤姆之间的某个地方，目前还没有考古发现），向南发展到第一瀑布南端。导致这一过程的原因不仅仅是在当时无人居住的地区定居。在相同的背景下，还必须考虑已经在此地生活的人群对种植的适应性；他们或许仍然过着采猎和捕鱼的生活，从考古学层面上讲，情况还不是很明晰。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只凭某一人群甚至是某一政治结构的散布来轻易确认一个考古学上定义的文化。在研究埃及涅加达文化的表面发展时，我们主要集中在方式的研究上；通过这种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策略、新的技术知识、新的社会组织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得以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之上确立。

涅加达II期的主要证据

考古发现提供了涅加达文化取得进一步物质发展的记录。综合其若干特点来看，可以看出涅加达II期[又称格尔塞（Gerzean）文化]大概处于公元前4000年中叶。

13 绘有两条鳄鱼和植物的碗

涅加达I期，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陶器；长20厘米；里昂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90000045。

涅加达I期的图画题材主要集中在尼罗河流域的各种动物上，这说明人们生活的观念和方式与河谷有多么密切的联系。碗中所绘的是两条生活在自然栖息地中的鳄鱼，栖息地通过植物的叶子突出。涅加达I期的绘图风格偏向于用交叉网线填充空间；这里，鳄鱼的鳞甲就描绘得非常细致；另外，植物的叶子也已经脱离了几何形式。

14 黑口陶器

涅加达I期，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最大的那个罐子高13.2厘米；开罗埃及博物馆，JE 421247、JE 26530（CG 2008）、JE4125E。

涅加达I期最有特色的一种陶器是经过打磨，并将边口烧制成黑色的红色容器。开始时，最常见的陶罐是呈平底烧杯状，逐渐扩大成锥形；而后慢慢地发展出更为封闭、肩部较宽大的桶形容器，同时还有很多其他形状，适宜于广泛的用途。很多时候还能发现结构复杂、形式华丽的陶罐。比如带有柱口的容器。所有陶器都是制作者在没有陶钧帮助的条件下手工随意成型，结果大多数陶器反而比古王国时期工厂所生产的更加漂亮、规整。

